

玉兰
一瓣

油菜花又开

□雪晴

适逢周末,阳台小憩。阳光正好,照在身上暖暖的。

随手脱下厚重的冬装,顿感全身轻逸,思绪已开始飘扬。

极目远眺,成片成片的鲜黄,亮得晃眼,定是油菜花又开了。

油菜花开,这是轮回的四季在说话。

轻轻地告诉我春天又到了,也唤起了我青青年少时的记忆!

那时的我,上、下学都是跟小伙伴们结伴而行,15分钟左右的路程。没有自己的“脚踏车”,也没有大人接送。因为,那时候的大人们都在为了全家的温饱而奔波着。

每天,父母都叮嘱我要走大路,沿途不要玩,早点回家。叮咛之声,深藏于心。至今,犹在耳畔。

从家到学校的路,沿途有一条灌溉渠。水渠的一边是大路,一边是小路。大路可以通行汽车;小路很窄,仅有一尺宽的样子,是渠边农田的“岸子”。

不过,那时候很少见到汽车,只有拖拉机“突、突、突”慢吞吞地通过。时常有调皮的男生追着拖拉机跑,然后紧抓着拖拉机“偷偷”顺一段。

当然,他们也撑不了多会儿,手酸了就会跳下来,或者是被拖拉机师傅骂着赶下来。

能搭多远“顺风车”无关紧要,但只要成功了,他们就很高兴,得意洋洋的眼神写满了双眸。

每当油菜花开的季节,一放晚学,我就会“甩掉”小伙伴,慢慢地一个人走在窄窄的小路上,到家则会比平时稍晚一点,母亲也从不责怪。

小路被渠坡上和另一边大片农田盛开的油菜花紧紧夹着,不熟悉的外乡人路过,根本看不出渠的那边还藏着一条小路。

小路总是略带泥泞,我想或是因为春天雨水充足,抑或是晨露未干,夜露又来的缘故。每每走过,即使不下雨,油菜花上也总能看到晶莹的水光,润润的,又透亮闪闪的,仿佛是花的眼,在对我笑。

若是来点绵绵春雨,撑着伞,伸出手,沿路拂过那艳得夸张的,又带着羞答答雨滴的油菜花,心净化得犹如油菜花般空灵但不躁动,一尘不染,似仙子般超凡脱俗,飘飘然……

那时、那地、那条小路,那条挤满油菜花的青涩之路,一直珍藏于吾梦深处!

油菜花开的季节,也正当清明时节,屋后的杨柳树亦已悄然换上了翠绿的云裳。如果清明节那天正好学校放假,母亲一早便领着我去采上一把嫩嫩的杨柳叶。我挎篮,她采叶。洗净、切碎,然后与面粉调和。我烧火,她上锅。不一会儿,喷喷香的杨柳烧饼便出锅了。母亲知道我爱吃甜,通常会再来一锅,上面刷上一层红糖,香香的、甜甜的……早饭过后,我会陪着母亲一起去上坟。她除草,我添土。

那时、那地、那时光,油菜花开漫田岸,杨柳飘绿满口香!

那时的我,年少不知愁滋味,更不懂得清明思念之苦。可是,此去今年,斯人已矣,不复归兮。

万物轮回,春回大地,可生命却不能轮回!再不能闻父母音,再也不见父母影,只有无数次的午夜梦回与惆怅。逝去的岁月,已找不回来;美好的记忆,却总也散不开。

油菜花又开,又到清明时。我将这无尽的思念,写在春天的回忆里。愿它随光而行,随风遥寄;飞越时空,洒落天涯。愿父母的世界也有春暖花开,一切安好!

油菜花又开,此情乃追忆;油菜花又开,未来犹可期。在这花开的季节,又在这春风暖阳里。我将这曾经的记忆打包收藏,继续背起梦想的行囊,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!



春暖花开时

陈顺源

清明时节悼白子

□鲍冬和

今年的清明时节,与往年的气氛大不相同。新冠病毒的肆虐蔓延,似乎为这个清明世界罩上了一层难以名状的阴影。

仅在一个月前,2020年3月5日,我市著名老报人、老诗人陈白子因病溘然与世长辞,享年94岁。因受疫情影响,白子先生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“天福园”殡仪馆,尚未能入土为安。作为他的学生和义子,在这清明祭祖之时,却无法在他墓前祭拜叩首,悲恸之情,无以言表。

白者,用在人名上,寓意纯洁清白,心直口白;子者,乃中国古代对学识渊博、道德高尚者的尊称,例如孔子、孟子、韩非子等。在我的心目中,陈白子,人如其名,名副其实也!

我与白子老师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。那时,我刚从部队复员回通,分配在天生港发电厂宣传科工作,是一位虔诚的业余文学爱好者,虽然在省、市有关报刊上已陆续发表过几篇人物通讯、微型报告文学及散文之类的作品,但总觉难以自我提升。恰逢其时,经我舅舅邵统勋介绍,我认识了白子老师。他们俩一个在话剧团当专业演员,一个在《南通日报》当文学编辑,是南通文艺界相交多年的老朋友。

大概是1981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,舅舅与白子老师应邀来到寒舍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面容清瘦、身材高挑,虽然操着一口标准的如皋话,但举止儒雅,谈吐不凡,说话慢条斯理,和蔼可亲。晚上在我家吃饭时,我恭恭敬敬地敬了白子一杯:“陈老师,这就算是我的拜师酒啦!”只见白子爽朗大笑:“好!不必拘礼,你这个学生,我认了。”

随着时日的增多,频繁的交往,我们的师生情谊也日益深厚。大概五六年之后,一次文明诗友聚会,宴席上,酒过三巡面酣耳热之时,不知是谁说了一句:“冬和,恩师如父,白

子对你这么好,你应该拜他为干爹才是。”我随即举杯,响亮地喊了一声“干爹!”,白子当场慨然应允,众人雀跃欢欣不已。

自此之后,白子既是我的恩师,也是我的干爹,每年中秋、春节,我都会奉行孝敬父辈之礼。然而,他每次都会以更高价值的礼物回赠予我,谓之“来而不往非礼也!”反而使我常有愧不敢当的尴尬之感。

有道是“你敬他一寸,他敬你一尺”,白子就是这种典型的性情中人。凡是有人上门拜访,他都盛情挽留,非得请人吃饭喝酒不可。

“好为人师”也是白子的一大“特色”。他的为师之道,不限于授人以学习写作知识,更在乎热心于践行伯乐之举。凡有新人来稿,除了在他主编的日报副刊上得以顺利发表外,还常动用他的人脉关系,不断将学生们的作品向外省市、文学报刊推荐发表。除此之外,身为南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,白子还特别重视将小有成就的作者极力推荐加入省、市作协队伍。

数十年来,白子始终保持着专注的创作激情。除诗歌是他的最爱之外,人物通讯、文学评论也是他的强项,在全国及省、市报纸杂志上连篇累牍,获奖无数。他的诗集《青藤颂》出版后,我市著名文学评论家周溶泉、徐应珮、徐景熙等教授,均撰写专稿,给予极高的评价。2011年,市文联出版的“江海文库”陈白子专辑《执白之至》中,朱剑、苏子龙、丁弘、沙白、龚德、季茂之、王嘉祥、王子和、钱泽麟等纷纷撰写文章,对白子先生为人处世、文学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评价和肯定。

退休后的30多年里,白子的创作热情不减反增,心无旁骛笔耕不止。2005年,在中国散文诗学会举办的“全国绿色文化同题散文诗征文大赛”中,年近八旬的白子先生,创

作了一章题为《啄木鸟——护林天使》的散文诗,全文分两节,仅126字,就把啄木鸟清除害虫、保护森林的天然之举,升华到“防腐拒变,砥砺前行”的高度,真可谓奇思妙想,异峰突起,令人拍案叫绝!这篇佳作在数千名应征者中勇拔头筹,荣获一等奖。

晚年的白子,与师母曹翠华双双听力下降,几近失聪。每次我去他家,使劲敲门,百喊不应。打他电话,也不接听,偶然接通电话,我在门外听见他不停地:“喂,喂,哪个?哪个?”他却听不见我声嘶力竭的呼唤。临了,只听他用如皋乡音喃喃自语:“唉,怎啊弄的,听不清!”随即挂了电话。难得有几次终于敲开了门,见了面,也只能以“笔谈”与他交流,虽然殊为不便,倒也别有情趣。

若干年前,白子老师外出途中不慎先后两次摔倒,一次去报社办事踏空阶梯造成右边肩骨骨折。另一次被一骑自行车的莽汉撞倒路边,导致左腿骨折,置换了股骨。因行动不便,以后便很少出门,整天待在只有60多平方米的蜗居中,依靠阅读书报、翻阅旧作度日。由于很少与外界接触,久而久之,思维多少有点迟钝,性情也渐渐变得执拗孤僻,言谈举止也难免有惹人不解的时候。但他的内心,仍充盈着对文朋诗友的挚爱之情。每次见面,他都要报出一长串名字,非叫我约他们一起出来聚聚。有两次甚至从那张年代久远、陈旧不堪的书桌抽屉里掏出一个红纸包,摸出几张百元大钞,在我眼前摇晃煽动,潇洒地“炫耀”:“我有钱,请客吃饭没问题。”我总是一边婉拒劝慰,一边暗自叹服——慷慨大方,热情纯朴,乐于助人,正直善良。他的人品情操与诗文品位真的堪称“白”与“子”的完美结合体。

啊,师恩如山,师爱如父。仁者寿,智者强。先生驾鹤仙去,恕愚不能远送。

但愿天堂也有诗歌的殿堂,在那里,白子你可以占有一席之地!

贪婪的心无法收藏所有的阳光

□求学

因为新冠肺炎疫情,一直宅在家里,幸亏如今网络给力,很多事情在网上就能办了。然而有些事情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,也是无法弥补的,比如时光的流逝。小民想着生计,国家谋着发展,其实大家小家都是一个道理,坐吃只能山空。这段时间,我除了读书,也在思索着一些道理。

今天一早,久违的太阳将它蓄积多时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洒向人间、大地,让人眼前一亮,精神为之一振奋。夫人临窗,享受着暖阳,不停地念叨着还是有太阳好。

我则想起张中行先生的《负暄琐话》,虽确都是对其人生经历的一些琐事的记忆、记载,然后细细地咀嚼,却是大有滋味,教给我的,就是对生活要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,给出自己的答案。

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、给社会带来无可挽回的创痛,堪比当年汶川地震、唐山地震,

身在其中的我们又岂止是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“岂曰无衣,与汝同袍”,而是日夜悬念,无不望能以身替之,默默无语两眼泪,心中只求早脱难。

这个时候的争论不休、喋喋不休,实在多余。需要反思的,难道只是某一个人、某些人?天下熙熙、天下攘攘,我们谁的心灵一角没有贪婪?谁不曾有过一己私利?我们谁的心灵似玻璃、似纯净水一样的透明?占据道德制高点,对别人评头论足的大嘴大咖,可曾做出哪怕是些微的捐赠、服务?甚至哪怕是配合、服从管理,自觉自愿管好自己和家人?

每一次灾难的降临,都用过程和惨烈让人们有反省、改过的机会。灾难诚然可怕,更可怕的是我们的良知被口水淹没。这个时候,我还是想起鲁迅先生的话:“我们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,有

芬芳
一叶

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其实,我们的眼神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这些脊梁,跟着党旗、党徽,默默地前行,做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,即使所起的作用未必巨大,能做到无怨、无悔,就是一个正常的人。

外面的阳光给人们带来希望,让我们更加神清气爽。然而,我更加知道,再贪婪的心也无法收藏所有的阳光。更何况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

只是,经历过风雨,经受过磨难,我们才知道放弃贪婪,我们才知道放弃相互撕咬、攻讦,我们才知道空谈误国;只有,经历过风雨,经受过磨难,我们才学会宽容、忍让、反躬自问,我们才学会将希望的火种在心中珍藏,我们才知道什么是风雨同舟、有难同当。再大的风雨、再苦的历练,我们共同度过。

阳光总在风雨后,春天已经来临,它必将阳光灿烂,繁花似锦。